

珍藏版


DUZHE

读者

®

乡土人文版
之心灵家园(A卷)
十年精华文丛

DUZHE XIANGTU RENWEN BAN ZHI XINLING JIAY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DUZHE

创刊十年经典珍藏

读者

乡土人文版
十年精华文丛之

心灵家园

XIN LING
JIA YUAN

A 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之心灵家园. A
卷 /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编
.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226-04019-5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9550 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主 任: 彭长城

副主任: 陈泽奎

主 编: 高剑峰

编 委: 蒲安应 马文若 王廷鹏

王玉柱 张 林 张 洁

编 务: 冯 璐

责任编辑: 王玉柱

封面设计: 江诗贤 刘清泉

版式设计: 王新成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之心灵家园(A 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北京大河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1 字数 347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650

ISBN 978-7-226-04019-5 定价: 29.80 元

总序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是《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在杂志创刊10年之际推出的一套系列丛书，该丛书根据杂志的8个经典栏目编选，共两辑14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是一本以“乡土中国”为表现对象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创刊于2000年，原名《读者》(乡村版)，最先面向农村发行；2006年《读者》(乡村版)更名为《读者·乡土人文版》，并进行了扩版增容，由原来的48页单色印刷调整为64页全彩印刷，同时面向全国城乡发行；2009年杂志再次扩版至72页，成为一本展示乡土中国的大开本杂志，内容更丰富、视野更广阔、角度更全面。杂志从创刊至今，已有10年。10年来，《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一直以独特的视角聚焦乡土中国，关注平凡百姓的生活和命运，采撷中国大地上的人文遗韵，发掘平凡人身上的人性光辉。10年间，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对刊物的关心和爱护，激励着我们在工作中永怀感恩之心，勤勉、谨慎，力求编辑的每一期杂志都能做到尽善尽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读者·乡土人文版》从当初的一株小苗，经过10年的雨露风霜，如今虽未参天，但也健康挺拔，风骨独具，秀于刊林。

回顾十年风雨路，采得香茗献知音。适逢杂志创刊10年之际，为记录10年来的编刊历史，总结编刊过程中的得失，感谢读者朋友多年来对杂志的厚爱和支持，我们将杂志创刊10年来汇集的美文精华，按照杂志栏目选编成《〈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回馈广大读者。

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由于佳作众多，虽经多次删减，但仍有一些文章不忍



割舍，因而，除《旅食天下》和《行走乡土》单独成卷外，《百味人生》、《一方水土》、《百姓生活》、《亲情驿站》、《心灵家园》和《风俗民情》大致按杂志前5年和后5年的时间顺序分为A、B两卷。整套丛书将分两辑出版：第一辑于2011年年初出版，包括《百味人生》(A卷)、《百姓生活》(A卷)、《亲情驿站》(A卷)、《心灵家园》(A卷)、《风俗民情》(A卷)、《一方水土》(A卷)和《旅食天下》(全一卷)；第二辑将于2011年年底出版，包括各书的B卷和《行走乡土》(全一卷)。另外，应广大读者朋友的要求，编委会正在筹划编辑4本视觉主题图书，分别为《中国民居》、《乡土映象》、《民间艺术欣赏》和《中国人文地理》，预计将于2012年出版。

一本好书是一生的财富，它会为你开启一扇了解时代和世界的窗口，让你的眼界更开阔，让你的思想更充实，让你的生活更有趣。我们坚信《《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就是这样的书。它会让你了解到乡土中国的魅力和神韵，体味到那感动人心的亲情故事和充满情趣的百姓生活，欣赏到那独具特色的人文风貌和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伏尔泰说：“当我们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找到了一个朋友；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本好书的时候，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会成为你的朋友，相信它最后也会成为你的老朋友。

鉴于编辑该套丛书时间紧促，加之经验不足，书中瑕疵在所难免，望读者朋友见谅。另外，本杂志原副主编李一郎同志在选编这部书稿的过程中付出不少心血，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长城、副总经理陈泽奎和第一任主编胡亚权等在书稿的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2010年12月



- 01 村姑/李克仁
- 03 邻家的枣树/周宏伟
- 05 火炕/素 素
- 09 苦乐年华/陈 力
- 11 乡土五章/庞华坚
- 13 如歌的慢板/宋 敏
- 17 山里的集/高耀山
- 21 春雨无雷/谢子安
- 23 五月的山乡/金 光
- 26 真粮食/王广元
- 29 村碾/王 君
- 31 不见炊烟/陈 良
- 33 薅秧歌/张 云
- 35 甜美的九月/哈尔·勃兰德 姚苏康译
- 37 我兄弟般的东北男人/程黛眉
- 42 湘西辣椒/王成均
- 45 苍茫旱塬/张黎明
- 49 金秋/陈大斌
- 54 故土乡情/郑有义
- 57 软枣树村的故事/郭群英
- 60 两栖人/朱华贤
- 62 鸡鸣兴家/谢子安
- 66 羊角花/于美峰
- 69 回家/饶 洁
- 71 陇之驴/李西岐
- 74 窗花/安 黎
- 76 梔子树、父亲和我/石科圣
- 79 罐罐茶/岳兴文
- 81 想起了沿街叫卖声/张长怀
- 84 难忘墙门/吴顺荣
- 86 走近年关/林 野





- 89 桃花·鸬鹚·鳊鱼/陈所巨
- 91 窑洞中的事情/马步升
- 94 走散的炊烟/马 德
- 96 夏天的气息/齐明达
- 99 磨坊/张景祥
- 103 看麦熟/刘成章
- 108 村气/朱以撒
- 111 童年听蝉/马行提
- 113 夏夜瓜园/谢新源
- 115 农家的秋天/张林杰
- 117 村口/星 竹
- 119 老家在大山深处/李智红
- 121 摸秋/飞叶荻花
- 123 年画/朱明东
- 126 鱼鳞瓦上的乡愁/陶方宣
- 128 平原我的父/蒋建伟
- 131 尝新/刘志坚
- 134 遥远的车水号子/施亚康
- 136 点豆/沈世豪
- 138 村戏/星 竹
- 140 麻秧菖的滋味/何 蔚
- 143 远来的季节和远去的季节/丛小桦
- 145 抚摸乡村/韩卫贤
- 147 怀念篱笆/曲周县 张新恩
- 149 故乡的柳絮和槐花儿/祁 兵
- 152 芦苇/乔洪涛
- 155 木偶戏/筱 敏
- 158 故乡水/刘志坚
- 160 回头望故乡/梅 资
- 162 煨地瓜/刘琪瑞
- 164 晒着太阳过冬/邵志鸿





- 167 别人的城市 自己的村庄/朵 朵
- 170 乡村的气息/薛军礼
- 173 农家饭/李兴濂
- 176 老磨坊/靳万龙
- 179 平凡的村庄/牟丕志
- 182 春联/李 玥
- 185 喊春/刘琪瑞
- 187 麦黄风/徐 迅
- 189 一个字的故乡/周 伟
- 192 路是村庄的目光/刘平勇
- 194 寸草心/张国江
- 197 江海平原上的豆腐店/孙同林
- 200 一碗鸡肉/凌 君
- 202 油菜花，乡村的女儿/晓 櫓
- 204 炊烟的味道/余继聪
- 207 亲亲玉米/杨喜明 陈立凯
- 210 黄土地上的淳朴村风/雪 岩
- 214 故乡的麦索/邸士智
- 216 如家的村子/浇 洁
- 218 故乡风情/黎民泰
- 221 故乡/王学文
- 224 托起草原/潘 岳
- 228 山地饭/申树凤
- 231 村庄的庄稼/高 勇
- 236 土地情结/丁邦文
- 239 望乡/黄 敏
- 241 腊月/白 墨
- 243 从秋霞圃出发/龚 静
- 247 哦，故乡的苞谷酒/李万辉
- 250 土浴/宗满德
- 252 乡村四季/王洪勇





255	山里女人与城里女人/杨机臣
257	永远的故土/赵炳鑫
259	空中鸟语/郭 枫
261	乡村邮递员/张光芒
263	望乡树/李晓茹
265	地气已动/余世磊
267	庄稼地里的祖先/马步升
269	泥土的声音/樵 夫
271	揣着乡愁过大年/周务农
274	山芋粥/姬建民
276	“鸡蛋世界”/周 伟
278	乡间烟火/严春叶
280	雨中童真/丛维熙
283	老家，老家/张洪亮
286	柳笛/玉 笙
288	终身的根/荆 毅
290	童趣悠长的夏天/穆志强
292	老去的父亲/李廉越
294	城市是乡村的纪念碑/刘贤冰
296	魂牵梦绕的乡间生活/戈 泉
298	乡思/杨 佩
300	乡村·石碾·老榆树/乔明芳
302	桂花飘香/陆炳生
305	风从故乡来/野 歌
307	敬畏土地/刘志坚
309	陪父母说说话/张洪亮



村 姑

李克仁

我当兵时在河北，部队有一年冬天拉练来到涞源县一个小山村，我们班住在一户三口之家。主人是一位地道的农妇，言语不多，让憨厚老实的儿子和漂亮的女儿为我们腾出热乎乎的土炕，他们一家住到了多年不住的一间房子里。那年冬天异常的寒冷，虽然没有下雪，但干冷干冷的，西北风吹在脸上，比刀子割还要痛。

那些年，粮食太缺了，人就常常填不饱肚皮。那天，房东的女儿从屋里走出来，她的两手像是刚从面盆里抽出来，上面沾满了灰白灰白的东西，笑着对我说：“解放军大哥，一会儿，我们家请你们吃饺子，好不好？”我连忙道：“不不，我们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姑娘听完笑了，说：“我们家的饺子好吃着哩，我敢肯定你没吃过。”说完，笑嘻嘻地跑回屋里去了。

那天晚上部队开饭晚，天黑透了，打饭的战士才端着馒头汤菜回到老乡家。正好老乡家已包好了饺子，地瓜面做的，黑黢黢的。战士们望着一盆从没有见过的地瓜面饺子，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个个傻里巴叽地看着我这个班长。我说：“那好吧！饺子我们吃，可得用馒头换。”姑娘听了摇着头，脸上却放着少有的喜庆光彩。我一放话，两个战士就端起雪白的馒头递到了姑娘的手里。

虽然那地瓜面饺子并不像姑娘说的那么好吃，但毕竟让我们尝了个鲜，知道了地瓜面饺子与白面饺子有何不同。战士们吃完饺子纷纷议论说，这儿的老乡也太苦了，说是吃饺子，和吃窝窝头一个样。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从老乡家姑娘的脸上还看出了点别的什么，是什么，我也一时说不清。

那天夜里我下岗回来，一进小院，便看见老乡住的房里还亮着灯。母女俩在



大声争执着什么。仔细一听，我明白了。

母亲说：“……这你也太过分了！怎么能拿地瓜面饺子换解放军的白面馒头？让村里人知道了，那我们家成什么人了？”

女儿说：“这有啥？换就是换。谁爱说啥说去！我……不就是想让你老吃几个白面馒头嘛！你……你的胃都疼了好几个月了……”

母亲叹了一口气，屋里安静下来。

女儿又道：“妈，要不……我明天把白面馒头再还给人家解放军？”

我听得心里酸酸的，赶紧走开了。

第二天开早饭时，我特意去打饭，多拿了五六个馒头，放在老乡家的案板上。当我们要离开老家时，天正落着小雪，米粒般的雪花打在我的脸上瞬间便融化了。我走到院门口回头看去，小姑娘正把半张脸贴在门缝里，两只大眼睛怯怯地朝我们看着，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赶忙扭过头去，竟分不清脸上是融化了的雪水还是泪水。

邻家的枣树

周宏伟

小的时候，邻居家有棵枣树。枣树枝繁叶茂，倚着墙头伸到我家大半。每至春天，枣树便发出簇簇淡色的新绿，不久又开满白色的小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那时农村孩子几乎没有零食可吃，每当此时，我和弟便站在枣树下，仰着小脸儿，望着满树的小花，想象着大红枣儿挂满枝头的情景。我们天天盼望着枣树快些儿结果。

春天终于过去了，树上结满了绿色的小疙瘩，我和弟趁父母不在（父母不许我们偷摘人家的东西），急不可待地垫好凳子，瞅瞅邻居家无人时，摘下还是疙瘩的绿色小枣，尝尝发涩，只好失望地再等。

枣儿长得很慢，眼瞅着总觉枣儿不长，直至夏天快要过去了，枣儿已隐约有些红了。这时候是我和弟动心眼儿最多的时候，先是垫凳子摘，后来用竿子往下打，再后来干脆骑在两家共用的墙头上摘。做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我父母不在家，其次是邻居最好也不在家。我和弟怕父母更甚于怕邻居家夫妇。有一次，我站在墙头上正“忙”时，恰巧被邻居家的女主人看到了，我已略微懂些事儿了，不由得有点窘。邻居的女主人却只叮嘱我小心别摔下来。因此，每到收枣季节，伸到我家的枣树枝儿已光秃秃的了，邻居家夫妇却从未来我家找过大人，或是私下里警告过我们兄弟。

我和弟乐此不疲地做这事时，内心里充满了快乐，仿佛并不完全是为了吃，里面含有更多淘气的成分。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乡下儿童几乎无物可吃、无物可玩，我感到这样做很兴奋，仿佛在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围绕着枣树我们可以做很多梦。等枣儿从树上收下来，邻居家的夫妇送过半兜红枣儿时，我和弟反而没



了吃的兴致。

我要说的是，我们碰到了一个好邻居。后来我懂了，知道邻居家的夫妇要卖了收下的枣儿稍微补贴一下家用，可我和弟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招致他们的责骂，倒使我们在乡下那苍白的童年里有了一缕色彩。直至我家搬迁，我们两家相处得都很好。大人们农忙时搭伙帮忙，农闲时扎堆儿聊天，两家的孩子也常凑在一起玩，即便吵嘴了厮打在一起，两家的父母也并不在意。过不了一会儿，孩子们又会和好了。整个童年里，我从来没有感到什么叫做孤独、仇恨或恐惧。

火 炕

素 素

在城市里已经住了20年，一直是睡床。最初是睡女生宿舍那张双层的铁床，我在下铺，靠着北窗。窗外是渤海湾的一片浅滩浴场，冬天时岸边便堆满了雪白的冰。冰是波浪形的，带着北风的痕迹。不远处就是灰蓝的冷调的海，咆哮着要登岸似的闹人。那张铁床就像搁浅在结冰的海滩上，人仿佛随时随地就能被风刮进海里，是一种彻骨的凉。宿舍里每个女生都有一只热水袋，去教室上晚自习之前，必是先将装满水的热水袋放在被窝里，这样上床睡觉的时候手脚就能伸开了。毕业后便在这个城市安家，铁床换成了席梦思。然而总归是床，最冷的日子，即使回到了家里，满屋子转来转去，也找不到最温暖的那一隅。

这时候我就会想念乡村的火炕。虽然北山墙上挂着厚厚的霜，风吹得门窗直响，但坐在火炕上，就不觉得冷。因为有火炕，乡村的男人女人都会盘腿。家里来客或是上谁家串门，进屋就上炕盘腿坐着。男人抽烟，女人做针线，一坐就坐大半天。乡村的孩子是坐不住炕的，他们要去河里滑冰车，到街上打雪仗，去茅厕时才发现手冻得连裤带都系不上了，便提着裤子跑回家，把手伸给正坐在炕上做针线活的母亲。母亲则欠欠身子，将那两只红馒头似的小手坐在屁股下面，不一会儿就给焐热了。

乡村的火炕在北方的冬天里就是投靠和归宿。火炕让你有家，让你出去了还要回来。床则像房间里的一个布景，不能随意触摸，也不能依赖。床让你永远是客，不论什么时候，打起行装就可以走。

对于我，想念火炕就是想念童年，想念淳朴的母爱，想念只有在火炕上才能发生的风景。在乡村里出生的孩子，离开母体之后第一个承接他的不是医院里雪



白的产床，而是火炕。老式的火炕上面铺着苇席，苇席下面再铺一层谷草，谷草蓄热而且暄软。乡村的男人和女人，一生都在这样的火炕上纠缠。他们在灼热的火炕上毫无节制地纵欲，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让孩子诞生。火炕太能容纳了，每一铺火炕都人口密集。那年我七八岁，我问二嫂的肚子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大，二嫂说那里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小人儿。果然那天早上再去敲门时门就不开了，我趴着窗子向屋里看，二嫂家的炕席被卷起来了，她赤身躺在谷草上，在那焦黄的谷草里，蠕动着一个小动物般的小身体。二嫂的婆婆也就是我的伯母端来一盆水，她一眼发现我在偷看，立刻爬上炕拉严了窗帘……我想，这大概也是我出生时的情景。火炕上谷草焦黄焦黄，我便如母亲说的那样，落草为人。

直到现在，乡村的男人女人虽不再为生育而繁忙，却仍贪恋着火炕上的情欲，仍在火炕上无尽地纠缠。火炕是他们的圣地，是生命的摇篮。

火炕是母性的，它更多的时候属于女人。在东北的乡村，分炕上活儿和地下活儿。东北寒冷，东北男人多女人少，东北的男人宠惯女人，而早年的女人又是小脚，地下活儿大多由男人干，拉犁、种地、收庄稼、挑大粪、跑买卖，男人大包大揽。女人做炕上活儿，缝衣、絮被、绣枕头、纳鞋底儿，女人们的活都是在炕上完成的。女人比男人更能坐炕，女人坐炕坐得滋润，她们那两条腿即使穿再厚的棉裤也能柔软地盘上。

未出嫁的姑娘冬天里爱聚堆儿，她们互相抄花样子，绣枕头、绣门帘、绣各种各样的罩子。我姐姐出嫁时绣了两种枕头：一种是洋枕，细白布，带飞边儿的；一种是方枕，家织布，从在旗人家里学来的。我家那地方把满族人叫成在旗人。在旗人的方枕6个面8个角，两头的沙式刺绣很好看，就是枕芯太硬，出嫁的姑娘并不枕它，但柜子上一定要有它做摆设。她们没白没黑地绣，把炕坐出坑了。已经做了嫂子的女人把饭端上桌子，她们才把绣架一放，坐过来吃现成的。她们出嫁那天，拜完天地就坐炕，婆家人在褥子下面放一把斧子，再硌人也得把“福”坐住。

做了媳妇的女人，冬天里最忙的活儿是做鞋。给公公、婆婆、小叔、小姑做，给男人和孩子做，最后才是给自己做。穿了一冬的鞋棉乌拉，在大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时一定要换上一双家做的新布鞋。人口多的，一个女人要做十几双鞋。这个活儿其实从夏天就开始了，选在大热天的中午，打好一盆面浆糊，拿出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布，摘一扇堂屋的门板，然后就一层浆糊一层布地裱褙。当那一块一块的褙布在夏天的大太阳底下晒透了，便卷起来留到冬天做鞋底子。纳

鞋底儿的麻绳也是在夏天就备好了麻匹，冬天要做鞋了，提前几天几夜地赶着搓麻绳。搓好了就拧成麻花串起来挂在墙上，纳鞋底时一根一根扯下来用。纳鞋底儿是力气活，未出嫁的姑娘怕把手勒出泡，瞪眼看着嫂子挨累也不伸手去帮。那做嫂子的坐在炕上简直就是牛马一般，任麻绳勒破手。她们已经嫁了，粗糙就粗糙吧，好在男人并不嫌弃。男人做地下活儿就一阵儿，女人的炕上活儿没有头。男人晚上回家吃完饭就上炕睡觉，女人还在灯下纳那纳不完的鞋底。知道疼的男人会说一句：“炕上活儿比地下活儿累多了。”灯下的女人听了，鞋底儿纳得更欢了。

睡火炕可以看见男人的权威。火炕分炕头炕梢，炕头靠锅台近，炕一宿都是热的。炕梢离锅台远，不到半夜炕就凉了。乡村人睡炕不铺褥子，身子就贴在炕席上。大人认为小孩火气旺，不怕睡凉炕，所以占据炕头的总是这个家的男主人。挨着的是女人，女人的旁边才是孩子。如果孩子多，就从最小的开始往下排，炕梢当然是最大的孩子或者是女孩子。女孩子未成年时还能与父母兄妹在一铺炕上挤，成人儿了便要独自去里屋睡。里屋炕更凉，凉也要去，女孩子天生喜欢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炕头永远是男人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东北乡村男人的幸福观。白天与牛在地里忙碌，晚上与女人在炕上忙碌，那男人终于累了，他就理所当然地睡在那炕头。用热炕头去烙他那疲惫的腰身、酸痛的筋骨、困倦的精神。经过这一夜的烘烤，第二天起来又是一条硬汉。每天每天，日子就这么重复地过着，直到他在那个热炕头上再也爬不起来，成为行将就木的老人。

烧火炕用的是柴草。我小时候，最累的活儿就是拾草。我的老家不在平原，也不在山岭，而在光秃的丘陵之间。小孩子放了寒假唯一的活儿就是拾草。所有的孩子都拾草，那些光秃的丘陵就更加光秃。近处的草拾净了，就向远处出发，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已经走到几十里地以外的山场子了。山场子的柞树也并不茂盛，地上的叶子很快就光了，我们就用手去摘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也摘光了，我们就刨树下的草根。草根刨光之后，土就露出来了。山场子一片破败，而我们拾草的队伍还是浩浩荡荡。那么小的孩子，要管全家的烧草，叫“供锅底儿”。

我曾经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祈祷》。我的祈祷非常单纯，不是福也不是财，就是请上帝赐给我一个有力气的大兄长，让他帮我拾草，或者让他在我拾草回来的路上迎一下，替我背一会儿沉重的草包。那时，我的背上总是有



一个大锅般的草包，鬼一样的在山路上慢慢移动，累了也不敢放下，而只能在有短墙或斜坡的时候倚靠一会儿，因为没有人来迎。那时我太羡慕那些有哥哥的人，有一个庄稼院的老父亲也好。记得每次回到家里，饿得那么厉害，扔下草包并不是想吃饭，而是先大哭一场。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累和孤独，直到现在我一边写它一边还在流泪。

我之所以哭过之后还是要去拾草，都是为了母亲。父亲在城里工作，过度辛劳的母亲得了腰疼病，我必须拾很多的草，让母亲做熟一家人的饭，让母亲能睡上热炕。如今我早已不再拾草，然而我不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一丛茂密的蒿草、一块深秋的苇塘，只要那是可以当柴烧的，我就想去拔去割去搂，那态势就像卓别林到处追赶着拧螺丝。我的某一根神经至今仍停留在童年的贫乏和痛苦之中。